

戎装

一位最具小说才华的女作家
写了一个极品女人的故事

长篇小说

刘静 著

○ 女兵在中国社会上是一个特殊群体，其原因错综复杂，在某一个时期的某种意义上，女兵又是青春靓丽的代名词。或许女兵太过年轻和稚嫩，在作家笔下，一直很难担当军事文学主角的重任。原来，长篇小说人物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逼真程度，而在于他们同作家关系的性质，在于他们从模糊不清的状态到逐渐清晰，最后在作家笔下血肉丰满的方式；同时还在于构成人物同其塑造者之间秘密联系的那种爱和恨。

这是一部涉及军人亲情、爱情、友情、婚姻、家庭伦理和职业操守的长篇小说。我们期待着像当年作者发表《父母爱情》那样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女人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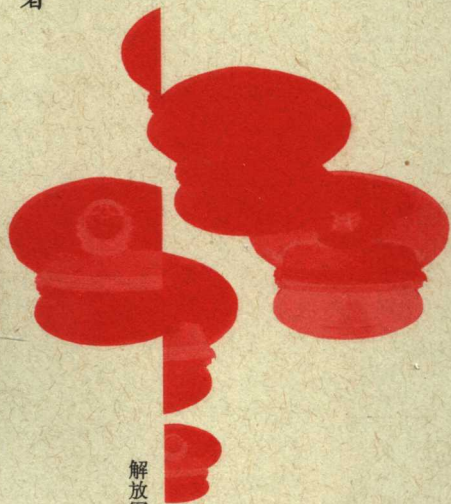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戎装

刘静 著

女人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编辑导读

女兵在中国社会上是一个特殊群体，其原因错综复杂，在某个时期的某种意义上，女兵又是青春靓丽的代名词。或许女兵太过年轻和稚嫩，在作家笔下，一直很难担当军事文学主角的重任。原来，长篇小说人物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逼真程度，而在于他们同作家关系的性质，在于他们从模糊不清的状态到逐渐清晰，最后在作家笔下血肉丰满的方式；同时还在于构成人物同其塑造者之间秘密联系的那种爱和恨。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女兵出身，所以在她笔下出现了一个叫吕师的穿军装的女人，从现行军衔上讲，吕师是一个与将军一步之遥的大校，从女兵到大校的道路很漫长，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作者也从当年的女兵成为中年女人，女兵与女人一字之差，其内涵和深度却相距甚远，其间埋藏着无限的人生曲折和生活智慧。女大校吕师的故事从她走马上任某通信总站政治部主任才真正开始，她像一枚完全绽放的山菊，在绿色如茵的大草原上既耀眼又孤单，尽管吕师有女兵连这个后花园做后盾，还有为数不少的女兵这些小花儿做陪衬，但这个自以为秉承了父辈血脉的军中木兰注定很体面很有尊严地度过军旅生涯的最后一个春天。吕师无疑是军事人文背景下最优秀的戎装女人，这种优秀不止于军人世家的传递，放在任何一个文化背景下，吕师都是出类拔萃的，这取决于她心性向善的本质、责任意识和对人无私无畏的爱。这说明，比小说人物更起作用的，还是作家思辨的、伦理的经验，人物本身正是从这种经验中诞生的。这部小说有别于其他军事题材小说的地方很多，其中军事禁区内的家庭生活和情感世界最动人心弦。这恰恰是军事文学长期以来难以突破的一个堡垒，军营和家属院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与外界息息相关，而人的情感世界又是如此相像。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女大校吕师只是人物群像的一个代表，她的父亲吕振堂、兄弟姐妹吕军、吕团、吕营、吕连、吕排、吕班以及战友陈昆、王恩江、江山等，都以不同的性格和迥异的面孔登台亮相。更意味深长的是，在这样一部略带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中，几乎所有军中男儿都得到了女作家的由衷赞赏，不论是世家子弟还是农家“军哥”，但是，当一群优秀的军中男女同时冲线后，最终站到领奖台上的是男人还是女人？

这是一部涉及军人亲情、爱情、友情、婚姻、家庭伦理和职业操守的长篇小说。我们期待着像当年作者发表《父母爱情》那样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长篇小说

戎装

刘静 著



作者简介

刘静，山东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现供职于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

责任编辑—侯健飞



装帧设计—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 符晓笛 吴婷

责任校对—刘晓京 马涛

一位最具小说才华的女作家
写了一个极品女人的故事





刘静

目 录

第 一 章	001
第 二 章	015
第 三 章	032
第 四 章	049
第 五 章	065
第 六 章	077
第 七 章	092
第 八 章	112
第 九 章	125
第 十 章	141
第 十 一 章	156
第 十 二 章	172
第 十 三 章	190
第 十 四 章	209

目 录

第 十 五 章	227
第 十 六 章	246
第 十 七 章	272
第 十 八 章	291
第 十 九 章	314
第 二 十 章	334
第二十一章	352
第二十二章	371
第二十三章	397
第二十四章	416
第二十五章	444
第二十六章	474
第二十七章	496
第二十八章	516

第一章

1

45岁的通信总站政治部主任吕师大校，如期进入了更年期。

开始的时候，吕主任对兵临城下的那些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并不敏感，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迟钝。当更年期的先头部队潮热率先登陆到她的体内时，她还以为是自己哪儿出了毛病。跑到门诊部去看病，却被自己的好朋友江山好一顿奚落。

那天，当潮热又一次袭击了吕主任的身体，大汗淋漓的吕师吃不住劲了。她仓促地结束了一个会议，快步去了门诊部。

她要找的军医江山恰巧不在，而江军医死看不上眼的门诊部于主任恰巧值班。吕师本不想让他看的，因为吕师知道，让于主任看病，江山会不高兴的。可门诊部的于主任见了政治部的吕主任，却殷勤备至，热情有加。吕主任见于主任扑上来的架势，似乎要探出手来到自己的额头上试体温了，不得已，吕主任只好勉强地坐到了于主任跟前。

虽然是勉强地坐下，但吕主任在叙述自己的病情时，却一点也没有勉强。等吕主任详细地叙述完病情时，对面的于主任却陷入了沉思。吕主任见于主任表情肃穆，神情拘谨，似乎有什么难言不便出口，心中一惊，认为是自己的身体出了大的毛病，心就提了上来。

“这个……吕主任，那什么……主任，怎么跟您说呢……”在于主任吞吞吐吐、斟酌词句的时候，身后响起了军医江山不冷不热的声音。

“祝贺你呀，吕主任，你已经顺利地进入了更年期。”

正揪着心的吕师，被身后的声音吓了一跳，回头一看，见江山穿着

白大褂，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倚在门边，一副阴阳怪气的样子。

“你说什么？说我更年期？”

“典型的更年期症状，这还有跑吗？”

被确诊为更年期的吕主任，似乎有一些难为情，她看了一眼正襟危坐在对面的于主任，敏锐地察觉到于主任脸上有些许的同情，这令吕主任更不自在起来，她冲于主任笑笑，有些自我解嘲：“我竟然进入更年期了？！”

身后江山的声音再起，把吕师气得够呛。

“你能进常委，为什么就不能进更年期呢？”

2

早春三月的阳光，有的时候是很令人惬意的。此时的吕师主任，就沐浴在三月明媚的阳光里，身心都感到了一种很舒服的温暖。她甚至抬起头来，把目光从红头文件上移开，有些多情地凝视了一会儿窗外，对外边热烈的阳光充满了好感。

人到中年的吕师，依然是好看的。她的皮肤很好，是那种很白很细的天生的好，并难得地依然有着光泽。不像这个年龄的大多数女人，皮肤也枯了，肤色也黄了，没脾气地随便让什么人联想到“人老珠黄”、“黄脸婆”之类的不恭之词。吕师不会，她白皙细腻亦有光泽的皮肤帮了她大忙。难怪老话说：“一白遮百丑”，更何况吕师是眉清目秀的，是那种五官说不上哪儿好看，但组合在一起，却特别地耐端详。再加上高挑的接近一米七的身材依然用得上“苗条”这个词，因此，可以负责任地说，45岁的、进入了更年期的吕师主任，依然是秀色可餐的。

吕师在早春三月明媚的阳光下，惬意地伸了个懒腰。可惜，这个懒腰还没有伸展完毕，吕师的兴致就一下子败了下来。

又来了！

像钱塘江的大潮一般，更年期的先头部队又铺天盖地兜头而来。

潮红顷刻间就覆盖了吕师依然姣好的五官，像上了一层戏妆的油彩。紧接着，有汗，先是细密地渗出；然后，如涓涓溪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出。先是内衣浸透了，黏着身子，令全身不知是冷还是热地难受

着。接下来，是柔软的短发打了绺，有汗珠夸张地顺流而下，淅淅沥沥，滴滴答答。

吕师焦躁地坐立不安，她身下的黑皮转椅也配合着拧来拧去，这似乎加重了吕师的焦躁。她站起身来，几乎是下意识地连扯带拽地解开了军上衣的金色扣子，刚扯下一只袖子，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咖啡色羊绒衫，觉着不妥，叹了一口气，把脱了一只的袖子又套了回去。

吕师是个讲究的军人，没人见过吕师大校军容不整过，包括她自己也没见到过。

吕主任的扣子还没系好，办公室的门就被冒冒失失地推开了。

在总站机关这个上下六层的办公楼里，还没有哪个人敢不敲门或不喊“报告”就直接闯入。包括总站的一把手陈主任和二把手王政委。倒不是总站的主任和政委有多尊重她这个政治部主任，而是性别使然。在这个男人占主导的地盘上，对性别的尊重也还是讲究的，虽然吕师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对性别的忌讳。总之，吕师一直都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种尊重抑或是忌讳的。

坏了这种规矩的是宣传科的干事边锋。这个肩上扛着一杠两星的小干事，手里捏着几张A4复印纸，还带着一脸不知轻重的笑容。

吕主任对这种坏了规矩的做法非常恼火，再加上她正好在满头大汗地焦躁着，数罪并罚，她对一脸笑容的边干事大喝一声：“出去！”

小边干事一个急刹车立在门口，疑惑地望着女主任，并不执行命令。

“喊报告再进来！”见第一道命令无效，吕主任只好颁布第二道命令，口气更严厉，命令更具体。

边干事只好执行。但他执行得并不情愿，甚至有些抵触，这从他跌着脸拖泥带水关门的架势上，可见一斑。

边锋的父亲是总部相当级别的领导，从他家里进出的大校，恐怕比门口的蚂蚁都多。见惯了大校们笑脸的中尉边锋，自然不太习惯主任的脾气，跌一跌脸，摔一摔门，也在情理之中。

“报告！”门外响起了有气无力的声音。

吕主任对这种报告声很不满意，用不理睬表示不满意。

“报告！”门外的声音再起，声音倒是提高了不少，但那是不正常的高，是带了一种情绪的，一种不健康的情绪。

吕主任准备继续晾着他。吕师知道，对这类不懂规矩、不知轻重的家伙，施以颜色，方是上策。但吕主任没想到的是，她施以的颜色还未洒开，门外的家伙就不耐烦了，又一次不请自进。吕主任办公室庄严的门，又一次被擅自打开了。

少尉边锋再一次擅自进入，手里的白纸还在，只是笑脸换了冷面，跟自己顶头上司的脸很配套。

边锋径直走到吕师的对面，对上司的愤怒视而不见，倒是对领导的满头大汗表示了足够的重视。

“哇塞！主任，你在健身？”

对这类光长个子不长心眼的干部子女，你是没法同他们生气的。孩子都是些好孩子，性格开朗，本质善良，单纯透明。除了狂妄自大，倒也没有别的坏毛病。他们都是属刺猬的，只可能伤人，不可能害人；可能招人烦，但不会惹人恨。用比较时尚的说法，应该算是比较阳光的。只可惜，晒得有些过。

眼前这个叫阳光晒过了的中尉，上下打量着自己的顶头上司，既觉得不妥，也不觉得不恭，打量完领导，又转着脑袋检查领导的房间。

“你找什么？”领导压着火皱着眉问。

“找健身器呀，”边锋没心没肝，“如果没有N种以上的器械，是很难练出你这种效果的，真的，领导。”边锋说的很诚恳，起码语气是诚恳的。

“我有什么效果？”领导并不领情，口气也不好。

边锋不计较领导的口气，他的注意力都在领导这一身莫名其妙的汗上。他就是纳闷：虽然是阳春三月，虽然是阳光灿烂，但在这间缺少健身器械的办公室里，一个半老的徐娘，从哪儿跑出这满头大汗的？

“主任，我在学校全副武装五公里越野，都跑不出你这身汗，真是太奇怪了，你到底在练什么功哇？”

吕师白了他一眼：“仰卧起坐，俯卧撑。”

“怎么可能？”边锋叫道，还傻乎乎地朝脚底下看：“这么硬这么凉的地板上，能练仰卧起坐、俯卧撑？”

吕师不想啰嗦他，皱着眉头问：“你有事吗？”

边锋这才想起“事”来，抖了抖手里的白纸，说：“明天的会你不是要讲话吗？我替你写好了讲话稿，我们科长让你先过目把关。”

吕师用手敲了敲桌子，沉着脸问：“怎么让我把关？你们科长呢？”

见边锋眨着大眼整不明白的傻样子，吕师挥了挥手，口气依然不好：“叫你们科长来！”

“现在吗？”边锋傻乎乎地问。

吕师气得又敲了一下桌子，口气更差了：“现在！马上！”

三分钟不到，门外就有了敲门声。吕师喊了声“请进”，宣传科长杨新光就应声而入。

“主任，有什么指示？”杨新光进来就揣着明白装糊涂。

“边锋写的讲话稿你看了吗？”吕师压着火问。

“看了。”杨新光点头。

“你看行吗？”吕师又问。

“我看不行。”杨新光摇头。

吕师终于捺不住了，声音高了八度，口气也变了：“不行你让我看什么看？！”

杨新光是山东曲阜人，是孔子的老乡，但他有他老乡的才学，却没有他老乡的涵养。天日没开，头顶上那只眼是瞎的，脾气上来了，任谁都敢顶撞冒犯。这也是他这么大年纪、这么老资历，却总也进步不快的原因之一，自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吕师有时候特别欣赏他这一点，有时候又特别烦他这一点。像现在，杨新光就特别让吕师烦。

杨新光瞪着个牛眼，声音比吕师的还高了两度：“我就是想让领导看看，这个边锋是怎么不行的，不行到什么程度的！”

吕师一下就明白了杨新光的用意，虽然不阴险，但也够气人的了。气得吕师一时没了话说。

对边锋到宣传科，杨新光的抵制是自始至终的。这里边有两种因素：之一是他看不惯这种不讲原则、违反规定的分配。像边锋这种从军校毕业的学生兵，按规定应该先分到基层部队有个过渡的。可边锋却连最起码的程序都不走，直接进了总站师一级机关，这令杨新光眼不净心不快地十分反感。其实，持杨新光这种看法的，在总站是相当普遍的，只是人家顶多是私下里议论议论，并没有像杨新光这样公然反对的。当然，杨新光公然反对，并不是杨新光的党性有多强，而是另有原因。而这种原因正是前边说的两种因素中的之二。如果因素之一牵扯的是党性

和原则问题，那么因素之二牵扯的则是良心和诚信的问题了。

宣传科有个帮助工作的上尉叫张万里，是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的，能力和水平都有。总站近几年在各大报刊、电台、电视台上弄出的动静，大都出自他的手。杨新光对他很欣赏，也很倚重。在张万里帮助工作的两年间，杨科长本着“既让马儿跑得好，又让马儿多吃草”的原则，给了张万里许多的口头嘉奖和承诺。去年，科里有个干事考上了研究生，空出了一个编制，杨科长都请张万里到家里喝了欢迎的酒了。哪料想却凭空蹦出个边大公子，占了张万里的位置，堵了他的道。

这些日子，机关正在清理帮助工作的各类人员，张万里自然也在清理之列。杨科长是既舍不得万里，又愧对万里。套用一首流行歌曲来表达杨科长的心情，是再合适不过了：对农家子弟张万里的同情有多深，对干部子弟边锋的反感就有多大。

其实，对边锋的分配，吕师也是持有异议的。吕师的看法同杨新光的完全一致，只是态度不如杨新光鲜明。在决定这件事的时候，她既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又没有反对总站两位主官的意见。如果当初吕师像杨新光这样旗帜鲜明地坚持，那边锋就进不了宣传科，张万里也就不会被“清理”了。毕竟，边锋进的是政治部，吕师又是管干部的部门首长，如果吕师板着面孔坚持原则，别说总站的两位主官了，就是边锋他老子亲自出马，也未必能成。

所以说，吕师对眼前的局面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解铃还得系铃人也是天经地义的。

“嗯嗯，”吕师多此一举地清了清嗓子，尽量地和颜悦色：“怎么，稿子很差吗？”

“是很差，不是一般的差。”杨新光根本无视吕师的姿态，劲头依然十足，那张山东的长脸也依然板着。

吕师的眉头不听招呼地往一起挤，语气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说具体点，到底差在哪儿？怎么个差法！”

“怎么个差法？”杨新光脸上的讥讽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讥讽你可以视为是对中尉边锋的，也可以视为是对大校吕师的，总之，讥讽是毫不掩饰的：“这么跟你说吧，主任，他写那讲话稿，你除了能用开头同志们那仨字，其余的，你根本没法用！如果你硬要用，也行，留着，等六一儿童节，到幼儿园用去。”

吕师坐在办公桌前，本末倒置地仰望着对面人高马大的部属，对他恣意的讥讽和调侃，气就不打一处来。别说吕师还在更年期综合征的焦躁中，就凭吕师是他顶头上司这一条，拍桌子让他滚蛋也不是不可以。虽然吕师的手很痒，但吕师的大脑还是管住了吕师的手。因为吕师的大脑知道，桌子好拍，后果难料。

吕师压着火，好说好商量：“要不，换个人写，不一定非让他写嘛。”

杨新光是一点抬举也不识，口气也是本末倒置的：“换谁？科里的人，出差的出差，休假的休假，就他一个闲人了，他不写谁写？难道能让人家被清理的人写？合适吗？”

吕师咬着牙克制：“有什么不合适的？他不是还没离开吗？再说了，他离开机关，没离开总站吧？杨科长，你也别这么大的情绪，张万里的事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了，有机会还会调他上来的。”

杨新光简直就是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混蛋，许他跟张万里口头许愿，就不许别人许许愿。更何况吕师也不是一般的人，这个愿也不是瞎许的。

杨新光的嘴角向上翘了翘，权当是笑了，结果是冷笑：“主任，你也别把咱农家子弟当孩子要，咱农家的孩子苦能吃，气也是能咽的，你用不着这么苦口婆心地哄咱们高兴……”

杨新光的话还没完，吕师就拍了桌子。

3

王恩江放下电话，就起身走到门口，将房门打开。不是一般地开，而是彻底地开，开到极限，一直到开不动为止。

这是王政委的习惯。跟女干部谈话，就要洞开门户，以示正大光明。

在通信部队这种女干部成堆的地方，从来不缺的，就是流言飞语。男男女女在一起搭配着共事，除了干活不累，还容易干别的不累。

王政委对手下的女干部们向来是敬而远之的。一方面，他有老前辈那么多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汲取；另一方面，他夫人对他这方面的要求特别严格。更年期以前就严，更年期以后就更严了。唯一的区别是：更年

期以前严得有道理，更年期以后严得没道理。

对更年期的女人，王恩江是深有体会的，因为他身边就睡着个更年期的女人。因此，王恩江对更年期的女人是极其敏感的，同时也是极其宽容的。王恩江理解的对：她们有病，你能跟病人一般见识吗？显然不能。

虽然能够理解，但头痛也是真的。王恩江曾给他更年期的老婆下过一个很精辟的评价：“据有很强的操蛋性。”

王恩江的老婆姓汪，跟他同音不同调，且比他多了三点水，这婆娘有这三点滋润着，可是了得。这个叫汪秀娥的女人，在老家是个民办小学老师，是那种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统统教、并且所有的课程都能教的能干之人。她是随军跟丈夫进城的，但却一点也不为此自卑，更别说知恩图报了。在家里把王恩江收拾的，跟个见习排长似的，只有交钱的份儿，没有花钱的份儿。这个汪姓女子，更年期以前就厉害，更年期以后就更是如虎添翼了。突出的症状是疑神疑鬼，总是担心自己的江山不保。对活动在丈夫身边的女性，一律信其有野贼心，采取的是蒋委员长“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策略。搞得不仅王政委非常自律，连在王政委身边活动的异性们，也是人人自危，胆战心惊。

有老一辈那么多的经验和教训，有老婆如此这般的管理和监督，王恩江政委洞开门户同异性部属谈话，实在是一种明智之举，同时，也实在是在不得已而为之。

在这点上，王恩江的搭档、总站主任陈昆就特别不以为然。他每次见政委大开着房门跟女干部谈话，就特别别扭。他觉得，一个政治委员，跟自己的异性部属谈话，用得着这么高度紧张吗？再说了，这谈话对象如果和和气气、文文静静地倒也罢了，你开着门，敞着窗，也影响不了别人。怕就怕那些“老大难”们，被各级领导谈惯了，经过风雨，也见过世面了。进了政委办公室也像进了自己家，对政委也不见外，像对自己的窝囊废男人。扯开嗓门，粗声大噪地嚷嚷，还经常配以难听的哭声，搅得一层楼都不得安生，没法办公。陈昆的办公室又跟他紧挨着，就首当其冲地受害。事后，陈昆找他要噪音补贴，王恩江就笑眯眯地说：“老陈啊，咱们共勉吧。”陈昆曾建议王恩江关上房门谈，并给他打气说：“你怕什么？身正还怕影子邪吗？”王恩江不干，摆着手谢绝：“那老子多亏呀，还不如身子先歪了，落个鸡巴痛快哩！”

吕师进来的时候，王恩江已经在沙发上等待了。

这也是王恩江的艺术，谈话的艺术。王政委找人谈话，从不坐在办公桌前，居高临下地谈。那样谈，威严有余，亲切不够。而王恩江认为：应该把威严交给陈昆，把亲切留给自己。因此，他的谈话，既讲艺术，也讲氛围。他办公室里，靠墙摆了两张单人沙发，是那种朴素的木把沙发，沙发中间摆着一张不大不小的茶几，既可以放茶杯，也可以放材料。与人谈话的距离，既用不着放开喉咙，也无法窃窃私语。适中、适度，有礼、有节。

找吕师谈谈，给吕主任提个醒，是王政委早就想做的工作。不是没有时间，也不是没有机会，只是王政委觉着，这种话不太好谈。王恩江在政工口上，干的就是找人谈话、做人工作的活，连那种处分的、降级的、死人的诸多难谈的话，都顺利圆满地谈下来了，唯独在吕师这儿，打起了磕巴。

王恩江比谁都清楚：更年期是毛病，不是问题。就像感冒要发烧咳嗽，痢疾要拉稀肚子痛一样，更年期也是有症状的，情绪不稳，脾气急躁，性情改变，都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跟自家那个更年期比起来，眼前这个更年期已经很不错了。知道克制，懂得忍受。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克制不住，忍受不了，也是可能的。有一次开常委会，王恩江跟吕师坐对面，眼看着吕师无缘无故的脸突然就红了起来，马上就汗流浹背了。搞得陈昆莫名其妙的，一个劲问人家怎么啦？是不是哪不舒服？还特别绅士地指挥别人开窗户。王恩江在一旁暗自窃笑，笑陈昆傻蛋一个。笑够了，又暗自窃喜，喜自己有个更年期的老婆也不完全是坏事，起码还可以触类旁通地长见识。

自从觉察到吕主任也栽到了更年期手里后，王政委再听人反映吕主任脾气见长，就一笑了之了。但架不住反映的人多了，今天杨新光又跑来发了一通牢骚，还提到了转业，王政委就不能再一笑了之了。

问题是，谈什么，怎么谈，这令王恩江政委很头痛。

吕师坐下，见茶几上泡了一杯新茶，笑着说：“政委，你太客气了吧？”

王恩江笑咪咪地说：“尊重妇女，人人有责。”人的幽默分两种，一